

企 鹅 人 生

PENGUIN
L I V E S

佛 陀

〔英〕凯伦·阿姆斯特朗 著
贤祥 译



Buddha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企鵝人生

PENGUIN
LIVES



佛 陀

[英] 凯伦·阿姆斯特朗 著

贤祥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B949.935.
09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of **BUDDHA** by **Karen Armstron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pper Publications, L.L.C and Viking,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Map by Jeffrey L. Ward

A Lipper / Penguin Book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陀 / (英) 阿姆斯特朗著; 贤祥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1

(企鹅人生)

ISBN 978-7-108-04770-0

I. ①佛… II. ①阿… ②贤…

III. ①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传记

IV. ①B949.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3447 号

总 译 审 胡允桓

责任编辑 刘 靖

特约编辑 赵 轩

装帧设计 蔡立国 索 迪

版式设计 薛 宇

封面版画 莫舜雯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2-849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23 千字 印张 8

·印 数 00,001—12,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献给我信仰佛教的妹妹

琳赛·阿姆斯特朗

写在前面

《佛陀》是英国最具盛名的宗教学者、评论家凯伦·阿姆斯特朗女士的经典名作。透过感性的文字加上专业的历史考证，作者以巴利文佛教“三藏”为基础勾勒出了佛陀的生平样貌，同时兼及佛教起源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介绍了基本的佛学观念及修行次第。关于佛陀生平中的神话部分，她则从神话学及心理学的角度，试图给现代读者提供一些更为合理的解释。

作者在书中巧妙地穿插引用巴利文佛典，尤其是南传巴利“三藏”中的“律藏”和“经藏”，因此每一章我们都能读到佛陀的言教和故事。关于这一点，作者自己做了说明：“在引用佛教经典时，我采用的是其他学者的译本。但是我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译本做了些阐释，以便西方的读者更好理解。有些重要的佛教术语现在在英语中很常用，但是我们过去通常采用梵语，而不是巴

利语。因此，为了全书行文一致，我采用巴利语，如 kamma、dhamma、Nibbāṇa，而不是梵语 karma、dharma、Nirvana。”

基于此，为保持原作精神，中文版采用了英文和巴利文双语加注。对文中涉及的佛教名词，如频婆娑罗王、毗婆尸佛、末伽利瞿舍梨、憍陈如等人名，拘萨罗国、舍卫城、憍赏弥城等地名，《长部》、《中部》、《大般涅槃经》、《犍度》等经卷名及其他专有名词，在第一次出现处均依照原作加注，原文为英文的加注英文，原文为巴利文的加注巴利文。

中文版注释亦依照英文版体例，按照章节顺序统一放在正文最后，其中只将引自已有成熟中译本的佛教经集名译出，引自其他英文著作的则保留原名。英文版词汇表中所列词条多为佛教专有名词，每一条均有作者精到的释义，中文版亦作附录处理，但为方便中国读者，将英文首字母检索换成了拼音检索。对于英文版注释和词汇表中均未涉及但仍觉有必要对读者进行解释的名词，则以脚注的形式请译者给予补充。

原作行文中多处引用巴利文佛典，为了方便西方读者，精通巴利语的阿姆斯特朗女士根据自己的理解，将

这些佛典从巴利文翻译成了英文。在翻译中文版时，译者又将这些已经经过“加工”的经典，从英文译成了中文，两道翻译肯定会有所失，经典恐怕也难保原貌。而且，中国佛教徒人数众多，不乏对原典中译本熟谙甚而诵读不辍的善知识，故编辑与译者沟通，决定以英文版注释的引文出处为参考，找出对应的汉译经文及经卷名，以“加括号”和“楷体字”的方式随文处理，以期两相对照，方便读者。此过程殊为不易，译者最初是从大陆出版的佛教经典中进行对照寻找，却发现原作者采用的是巴利文佛典体系，而大陆出版的大多数中文佛典却是直接译自梵文佛典，一些巴利文佛典的内容很难找到对应的中文译文。经北海禅院住持上明下贤法师的提示，最终以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此版本译自巴利文佛典，故不存在上述问题）为统一依据，对所涉引文内容全部重新查询并注明了出处。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013年12月

前 言

有些佛教徒可能会说，撰写一部释迦牟尼（Sakyamūn，原名悉达多·乔答摩）的传记，绝非合乎佛教观念之举。按照他们的观点，不管权威是何等令人敬畏，都不应对其加以崇拜，佛教徒应该自我激励，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依靠有魅力的领袖。公元9世纪创立禅宗（Zen Buddhism）临济宗（Lin-Chi line）的义玄禅师^①甚至极端地对门徒说：“见佛杀佛。”他是在强调独立于权威人物之外的重要性。乔答摩（Siddhatta Gotama）也许不赞成这种观点的暴力性，但是他整个一生都在与个人崇拜对抗，

① 义玄（？—867年），唐代高僧，中国禅宗临济宗创始人。俗姓邢，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唐咸通八年四月十日（公元867年4月10日），义玄寂然而逝，谥慧照禅师，塔号澄灵。后人辑其语要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简称《临济录》）。禅宗五家中，以临济宗影响最大，法脉延续最久，也以临济宗最具中国禅的特色，而开创临济这一系的是义玄禅师。义玄的禅法，突出了人的主体性精神，强调自信，强烈反对崇拜偶像。他呵佛骂祖，机锋峻烈，如电闪雷鸣，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译者注。本书页下脚注均为译者注。

不断地转移门徒对他的注意。重要的不是他的生平和人格，而是他的教法。他相信他已发现了存在的最深层结构里的真理，那就是法。“法”（dhamma）这个词有许多含义，但它的本义是指神、人类乃至动物的生命的基本法则。乔答摩通过发现这个真理，获得证悟，并经历了深刻的内在转变。在生命苦难之中，他获得安宁和解脱。乔答摩成为佛，即成为证悟者或觉者（Buddha）。他的弟子只要遵循这种方法修道，也会获得同样的证悟。但是如果人们开始崇拜乔答摩这个人，他们就会偏离自己的修行，并且这个崇拜会助长一种只会阻碍灵性发展的毫无意义的依赖。

佛教经典忠于这种不宣扬佛陀的精神，似乎很少告诉我们乔答摩的生活和性格的细节。因此要写一部符合现代标准的佛陀传记，显然是困难的，因为我们拥有的资料很少被认为是具有坚实的历史根据的。现今能证明佛教这种宗教存在的第一个外在证据是阿育王（King Aśoka）的“法敕”^①，阿育王在大约公元前 269 年至公元前 232 年

^① 阿育王为了推广佛教并要求人们遵守理法，在国内建立了许多石柱，刻上敕令和教谕，称为“法敕”。法敕多为一些道德方面的律令，例如孝敬父母、为人诚实等。阿育王自己也身体力行，在敕令中他通常自称为“天亲仁颜大王”。

统治北印度的孔雀王朝 (Mauryan state)，但是他是在佛陀寂灭两百年后才在世的。由于缺乏可靠的事实，因此一些 19 世纪的西方学者怀疑乔答摩是否曾在历史上存在过。他们声称乔答摩只是当时盛行的数论哲学 (Sāṃkhya philosophy) 的人格化，或者是太阳崇拜的象征。然而现代学者却不持这种怀疑论的立场，并认为即使佛经中很少有广为人知的“福音真理”，但是我们仍有理由相信乔答摩确实存在，而且他的弟子们也竭尽所能地保存他的生平和教法。

如果我们尝试找出有关佛陀的事迹，就会依赖卷帙浩繁的佛教典籍，它们以多种亚洲语言写成，摆得满图书馆好几排书架。毫不奇怪，写出体量如此庞大的经籍的过称相当复杂，其中部分典籍的地位也多有争议。通常认为最有用的典籍是用巴利语 (Pāli) 写成的，而巴利语是北印度一种起源不确定的方言，似乎接近摩揭陀国语 (Magadhan)，乔答摩本人可能说的就是这种语言。佛教徒把这些佛典保存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这些上座部 (Theravāda school)^① 佛教国家。但是直到阿育王时

① 上座部：印度部派佛教之两大根本部派之一，又译作圣上座部或长老部。上座部忠实地遵守传统，以保守的长老部为代表，因传习巴利语圣典，又称巴利佛教。

代才出现文字书写，然而巴利圣典靠口头传承载保存下来，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都可能未有文字记载。那么这些典籍是怎么结集而成的呢？

有关佛陀生平和教法传说的保存，似乎是在佛陀涅槃（Nibbāna）后不久约公元前483年（据西方历法推算）开始的。这个时期的僧人过着游走化缘的生活，他们游走于恒河（Ganges）平原的各个城市和乡镇，教导人们证悟和解脱的方法。然而雨季到来时，他们会停止上路，聚集在各处的精舍（arama）里。在雨安居（vassa）期间，他们一起探讨教法和修行。据巴利圣典记载，在佛陀涅槃后不久，僧侣们召开大会，确定现存的各种佛陀经教律论及修行的结集方法。大约五十年后，北印度东部的一些僧侣似乎还记得他们的伟大导师，其他僧侣则开始以更正规的方法收集他们的证据。他们仍然不能写下来，但是瑜伽（yoga）修行赋予他们超凡的记忆力，因此他们发展出记诵佛陀经论和戒律细则的方法。他们可能像佛陀所记诵的那样，也以偈颂形式记说唱诵他的一些教法，并且发展出一种规律性的、反复唱诵的风格（至今还可以在经典里见到），以帮助僧侣们背诵这些经典。他们把经教和戒律分为内容不同而又重叠的主体，并且让一些

僧侣负责记诵这些经籍，传给下一代。

佛陀寂灭后大约一百年，召开了第二次经典结集大会，这次结集的经典似乎接近现今的巴利圣典形式。我们通常把这些经典称为《三藏》(*Tipiṭaka*)，是因为后来经典写好后，被放置在三个单独的篮子里：它们分别是《经藏》(*Sutta Piṭaka*)、《律藏》(*Vinaya Piṭaka*)与《论藏》(*Abhidhamma Piṭaka*)。这《三藏》又可细分如下：

1. 《经藏》，包括佛陀宣说的五部经论：

(1)《长部》(*Dīgha Nikāya*)，包括三十四部长篇论述，主要集中在比丘的精神训练、在家居士的义务，以及公元前5世纪印度各种不同的宗教生活形式。但是也有有关佛陀品质的论述 [《自欢喜经》(*Sampasādaniya*)] 和佛陀晚年生活的记载 [《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bbāṇa*)]。

(2)《中部》(*Majjhima Nikāya*)，包括一百五十二部中篇经典。这些经典记载了大量的佛陀故事，涉及他寻求证悟的努力、早期的讲法，以及一些核心的教义。

(3)《相应部》(*Samyutta Nikaya*)，共有五品，依据主题分类，论述八正道以及人格的形成等内容。

(4)《增支部》(*Anguttara Nikāya*)，共有十一法，其中大多数在其他经典中出现过。

(5)《小部》(*Khuddaka-Nikāya*)，为短篇经典结集，其中包括：a. 广为流传的《法句经》(*Dhammapada*)，汇集了佛陀的警句和短诗；b.《自说经》(*Udāna*)，为佛陀的格言集，主要以偈颂形式编排，其中序言部分述说每个人如何获得解脱；c.《经集》(*Sutta-Nipāta*)，另一部偈颂集，包括佛陀生平的一些传说；d.《本生经》(*Jātaka*)，有关佛陀与弟子的前世故事，说明了人的“业”是如何对未来存在产生影响的。

2.《律藏》，为佛陀所亲制，是整理佛陀所制戒法的典籍，它分为三大部分：

(1)《经分别》(*Sutta Vibhanga*)，又作经分律。包括说明比丘二百二十七戒之大分别（又作比丘分别）及说明比丘尼三百十一戒之比丘尼分别。主要为戒之条文、说明成立之因缘、条文字句之解释及实例运用等。犯戒者必须在每半月的集会里忏悔。

(2)《犍度》(*Khandhakkhas*)，为关于僧团和僧尼戒规的汇编，分为《小品》(*Mahāvagga*)和《小品》(*Cullavagga*)两部分，包括出家(*pabbajja*)和受戒、雨安居和威仪的规定，也含有制定戒律的因缘说明。这些说明保存了有关佛陀的重要传说。

(3)《附随》(*Parivāra*)，为附录部分，主要提供《经分别》和《犍度》的概要，或分类叙述有关戒律和解释。

3.《论藏》，侧重哲学和教义的分析，对传记作者写作没有什么帮助。

圣典第二次结集之后，佛教内部发生了分派运动，从此分裂为许多派系。每个派系都保存了这些古旧经典，但都经过重新整理，以适应本派系的教义。一般说来，即使做了补充和详尽阐述，似乎没有摒弃任何文献。上座部的巴利圣典显然不是“三藏”的唯一版本，却是保存完整的唯一圣典。然而，印度散佚的一些经典片段，可以在后来的汉文和藏文经典翻译中找到，其中有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梵语经典。因此，即使这些经典是在佛陀圆寂千年后的5到6世纪才翻译出来，其中有些部分和巴利圣典一样很古老，并确凿可靠。

从以上的简单描述，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到我们采用经典资料。第一，所有经典都声称是佛陀原话的简单结集，没有比丘们的补充说明。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排除了个人主创的可能，这些圣典不是某个佛教徒所为，不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就能写出自己个人风格的福音书。我们既不知道是谁结集和编撰了这些圣

典，也不知道后来是交给谁来抄写的。第二，巴利圣典必然反映出上座部的观点，可能为了论辩而对原典有倾向性。第三，尽管经过瑜伽训练的比丘记忆力超强，但是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难免出错。很多文献资料都可能已佚失，有些已误解，比丘们后来的观点无疑被投射给了佛陀。我们无法鉴别哪些故事和教法是真实可靠的，哪些是后来杜撰的。经典也无法提供给我们满足现代科学历史的信息，它们只能声明反映的是存在于佛陀圆寂后的三代，即巴利圣典形成时的乔答摩的传说。后来的中国内地及其西藏地区的经典当然也包含某些古代的文献资料，但是它们也代表着这种传说后来发展的情况。实际情况是，现存最古老的巴利语手稿，只有大约五百年的时间。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失望。经典里的确包含一些似乎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对公元前5世纪的北印度了解很多，这与佛陀大约在同一时代的耆那教（Jain）的经典记载一致。这些经典准确地论及吠陀（Vedas）宗教，后来编撰经论的佛教徒对此避而不谈。我们不但了解很多历史人物，比如摩揭陀国（Magadha）频婆娑罗王

(King Bimbisāra)^①，还了解城市生活的兴起，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制度，这些情况和考古学家、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发现的相符。现在学者们相信某些经典资料可能追溯到佛教最早时期。至今，我们似也难以接受 19 世纪认为佛陀只是佛教徒创造出来的说法。整个教法都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统一指向一个本源，因此很难被看成是共同的创作。乔答摩可能说过经典中的一些话，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哪些是他说的。

从上面对巴利圣典的描述中，还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圣典里对佛陀的生平没有连续的记载。佛陀的轶事散布在教法中，只是用于介绍教义和戒律。有时佛陀在说法时，会对比丘谈到他早年的生活或证道的经历，但是不像犹太和基督教经典对摩西或耶稣的生平有详细的年代记载。后来，佛教徒确实写下了完整而又连续的佛陀传记。我们现在可以见到藏译本《普曜经》(*Lalitavistara*，公元 3 世纪)和巴利语本《本生经·因缘谭总

① 频婆娑罗王，即与释尊同时代之摩揭陀国国王，为西苏纳加王朝之第五世。其皇后为韦提希夫人，生一太子，即阿阇世王。频婆娑罗王与夫人均皈依释尊，深信佛法。在释尊证道之前，王曾祈请释尊于得道后先至王舍城受其供养，释尊默许之。后释尊证得佛果，即先至王舍城说法，王亦于迦兰陀建竹林精舍，供佛弟子止住，供养僧伽，护持佛教，为最初之外护者。

序》(Nidāna Kathā, 公元5世纪), 而《本生经·因缘谭总序》是对佛陀本生故事的解说。公元5世纪上座部学者佛音(Buddhaghosa)^① 确定了巴利圣典经释的最后形式, 这也可以帮助读者把经典里零散的和不连贯的事件按照年代的顺序罗列。不过, 这些宽泛的叙述也难免有疏漏, 其中对佛陀证悟后四十五年的传法几乎没有详细的叙述。《普曜经》只叙述到佛陀第一次说法为止, 而《本生经·因缘谭总序》则谈到佛陀开始游化时在拘萨罗国(Kosala)^② 首都舍卫城(sāvattihī)建立第一个精舍。其中佛陀传法四十五年中二十年,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

所有这些似乎表明, 那些声称历史上的乔答摩故事并不重要的佛教徒, 其实是正确的。而北印度人对我们认为的历史确实也不感兴趣: 他们更加关心历史事件的意义。结果, 经典里对于大多数现代西方人认为不可缺

① 佛音: 小乘佛教的论师, 亦译“觉音”, 皈依佛教后改名佛音。约在公元4世纪末出生于北天竺菩提伽耶附近的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著有《清净道论》, 阐述佛教主要教理的纲要。

② 又译憍萨罗, 古代印度的一个地区, 现位于北方邦的Oudh地区。根据佛教《阿含经》等记载, 公元前6世纪初势力最强, 征服邻近迦尸、释迦族的迦毗罗卫等小国, 领有恒河中游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广大地区, 是十六大国之一。首都舍卫城。公元前5世纪因与恒河下游的摩揭陀国长期交战而削弱, 最终于公元前4世纪被摩揭陀国吞并。